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工 資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工 資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工 資

劳动部劳动經濟科学研究所編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9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frac{7}{8}$ · 字数 62,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定价（四）0.25元

統一書号 1001·385

編 者 的 話

編輯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勞動工資幹部學習工資理論，特別是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的理論參考。

這本書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已有中譯本中摘錄的（只有個別地方是新譯的）有關工資問題的言論。全書按性質可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選錄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問題的言論；第二部分選錄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問題的言論。

本書編排次序，按照作者寫作或初次發表的時間排列。在編輯中也可能還遺漏了重要的材料，期望讀者指正。

勞動部勞動經濟科學研究所

一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工資問題

一 馬克思

……例如在政治經濟学中，工資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額。工資和資本的利潤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象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費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純粹是偶然确定的，它無論和生产費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沒有任何关系。工資的数額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資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資本家所規定的工資，而資本家則是被迫把工資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約双方的自由。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年9月—11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頁）

我們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統治的条件下，这里人数很多并且不断增长着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資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資料所有者工作以取得工資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生产費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

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即是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繁殖起来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

工资就是资本家为偿付一定的劳动时间或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货币数目。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工资只是通常被称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本家供给他一架织布机和一些纱使用。织布工人动手工作，纱变成了布。资本家把布拿去出卖而获得了——比方说——二十马克。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二十马克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很久以前就领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从他卖布所得的那些货币中付出的，而是从他自己原有的货币贮藏中付出的。……资本家拿自己现有钱财即自己资本中

的一部分去購買織布工人的勞動力，也完全和他拿自己資本中的另一部分去購買原料（紗）和勞動工具（織布機）一樣。購買了這些東西——其中包括生產麻布所必需的勞動力——之後，資本家就來進行生產，並且原料和勞動工具完全是屬於資本家的。當然，我們這位和善的織布工人也屬於勞動工具之列，他也如織布機一樣在产品當中或产品价格當中是沒有份的。

所以，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乃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生產勞動力的那一部分。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59頁）

工資乃是一定商品即勞動力的價格。所以，工資是由那些決定着其他一切商品價格的法則決定的。

（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頁）

一般地支配着商品價格的一般法則，當然也同樣支配着工資，即支配着勞動價格。

勞動報酬忽而高漲，忽而低落，是依需求與提供間的對比關係為轉移，依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與出賣勞動力的工人間的競爭情形為轉移。工資的變動，一般地是與物價的變動相適應的。可是，在這樣變動的範圍內，勞動的價格，是由創造勞動力這一商品所必需的生產費用，即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

因此一種勞動所需要的訓練時間愈少，工人的生產費用就

愈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資就愈低。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頁)

总之，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种屬的費用。这种生存和种屬延續費用的价格，就是工資。这样决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限額的工資。这种工資最低限額，正如一般商品价格由生产費用来决定一样，并不是就个别成員而言，而是就整个种屬來說的。个别工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維持生存和延續种屬；但整个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变动范围内則是合于这个最低限額的。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頁)

随着生产資本的增加，对于劳动的需求也增加起来，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資也提高起来。

.....

工資少許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資本迅速增加为前提的。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1頁)

工資一般不仅由工人用它所能交換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工資里包含有各种对比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得一定数量的貨幣。工資究竟是不是单由这个貨幣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十六世紀时，由于在美洲那里发现了更丰富和更容易开

采的金矿，欧洲流通的金子和銀子数量增加起来了。因此，金子和銀子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們在出卖自己劳动力所得到的銀币数目仍然和从前一样。他們劳动的貨幣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們的工資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們拿同样数量的銀币所能交換到的別种商品已比先前少些了；这乃是促成十六世紀資本增殖和資產階級兴盛的情况之一。

举另一个实例來說。1847年冬，由于歉收的結果，各种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如面包、肉类、牛油、干酪等等，都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得的貨幣数量仍和以前一样；那末，难道說他們的工資沒有跌落嗎？当然是跌落了。他們拿同样多的貨幣所能換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已比从前少了。他們的工資跌落并不是因为銀子的价值減少了，而是因为生活資料的价值增高了。

末了，假定劳动的貨幣价格仍然未变，但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却因采用新机器、收成丰盛等等而价格降低了。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貨幣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們的工資正因为工資的貨幣价值照旧未变而增高了。

总之，劳动的貨幣价格即名义工資，是与实际工資即用工資实际交換所得的商品数量并不一致的。因此，当我们談到工資增高或減低的时候，我們不应单只注意到劳动的貨幣价格，单只注意到名义工資。

但是，無論名义工資，即工人靠出卖自身給資本家时所得到的貨幣数目，亦無論实际工資，即工人用那些貨幣所能購買到的商品数量，都不能把工資中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資首先是依其对于資本家所得贏利即利潤的比例

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較的、相对的工資。

实际工資所表示的是劳动的价格对其他商品的价格的比例关系；而相对的工資所表示的，則是直接劳动从那由劳动新創造出的价值中取得的一份对于那由积累起的劳动即資本从这个价值中所获得的一份的比例关系。

……我們已經說过：“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乃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生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但是，資本家得从卖出由工人創造的产品所得收入中重新补偿这笔工資。資本家在补偿这笔工資时，照例是要保證自己在扣去生产費用后还有若干剩余即利潤的。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2—73頁)

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對比关系上的降低和增高的一般法則，究竟是怎样的呢？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例的。資本所得份額即利潤愈增高，則劳动所得份額即按日工資就愈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高是在工資降低的那个程度內增高的；利潤降低是在工資增高的那个程度內降低的。

也許有人要对此提出反駁說，資本家获得利益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去同其他的資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換，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場，或是由于原有市場上的需要量一时增长，从而对他那个商品的需求額也增长了等等；所以，一个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可能是由于牺牲其他資本家利益的結果，而与工資即劳动力交換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資本家利潤的增高，可能是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良，由于施行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須承認，所得出的結果依然是一樣的，雖則這是經過相反的途徑得出的結果。固然，這裡利潤的增加不是由於工資的降低，但工資的降低却是由於利潤的增加。資本家拿同一數量的別人勞動，購得了比先前更多數量的交換價值，而對這個勞動償付的報酬卻沒有比先前多付一文。這就是說，勞動所得的報酬比起它給資本家造成的純利來說，已經減少了。

(馬克思：『雇佣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4頁)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是等於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勞動價格同樣迅速下降，相對工資同樣迅速下降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在實際工資跟名義工資即勞動的貨幣價值量同時增長起來的場合，然而只要實際工資不是與利潤同等地增長的話，則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說，在情況順利時期，工資提高了百分之五，而利潤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那末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

(馬克思：『雇佣勞動與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頁)

即使在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局勢下，即資本盡量迅速增加的局勢下，不論它將怎樣改善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也不能把工人的利益和有產者即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形勢消滅。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例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增高的；可是資本家的利潤却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狀況是改進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隔在他們和資本家中間

的那条社会鸿沟增大了。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6頁)

……即一种工作越简单，越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費用越少，則工資也越降低，因为工資也象其他一切商品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費用来决定的。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頁)

总之，劳动愈是不能给人以乐趣，愈是令人生厌，則竞争也就愈激烈，工資也就愈縮减。工人力求用加紧劳动来維持自己的一般工資数量：多工作几小时或是在一小时内多制出些产品。因此，工人為貧困所迫，就愈使得劳动分工的坏影响更其加强起来。結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資也愈少。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0頁)

然而，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之后，工厂方面也許会雇用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哩！但是，难道先前一个男工所領到的工資不是應該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嗎？难道最低限額的工資不是應該足够保証維持和繁殖工人种屬嗎？那末資产者所慣用的这些辞令究竟是証明什么呢？只是証明：現在为要保証維持一个工人家庭的生活，已是需要消耗比先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了。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頁)

……生产資本愈增加，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应用范围也就愈益扩大。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应用范围愈扩大，工人们相互間的竞争也就愈益强烈，他們的工資也就愈益縮減了。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頁)

……如果說資本增加得迅速，那末工人間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換句話說，資本愈是迅速地增长起来，工人获得工資的来源和工人阶级借以維持生活的資料就相对地愈益縮減下去；虽然如此，資本的迅速增长对于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年1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頁)

劳动的趣味愈是减低，工資也就愈益減少。

(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頁)

机器使各种劳动間的差別愈益消失，使工資差不多到处都降到同样低微的水平，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就愈益趋于一致了。由于資产者中間日益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危机，遂使工人的工資越发动搖不定；由于机器愈益迅速发展 and 繼續不断改良，遂使无产者的生活状况越发沒有保障；个别工人与个别資产者間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間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是成立反对資产者的同盟；他們共同发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工資。

(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頁)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乃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生命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资料。所以，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结果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维持其生命的再生产。我们根本不打算消灭这种对于直接供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物的个人占有，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来替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我们只是想要消灭这种占有的微薄性，即消灭工人专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利益需要他生活时才能生活下去的情形。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不过是增殖那已经蓄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蓄积的劳动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便利工人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军队的历史，最明显不过地证实我们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的观点正确。军队对于经济发展一般都很重要。例如，工资制度最初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57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4页)

如果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如果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1月，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一种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因为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

果，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因为参与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着分配的特定形式，即参与于分配时所采取的特定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1859年1月，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頁）

劳动提供額和劳动需求額的相对关系在不断地变化着，劳动的市場价格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如果需求超过提供，工資就要上涨；如果提供超过需求，工資就要下降，虽則在这种情形下，有时仍有必要例如用罢工或別的方法去探測需求和提供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認提供和需求是調节工資的法則，那末你们声言表示反对提高工資便是一种幼稚行为和无謂举动了，因为按照你们所憑借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法則說来，工資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資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如果你们不承認提供和需求是調节工資的法則，那我就要重新提出自己的問題：为什么一定量的劳动要用一定量的貨幣来支付呢？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1865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1—392頁）

当我们說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資来决定时，我們講的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資是劳动价格的另一名称，那我們就是說，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調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換价值，——而我講到价值时，总是指交換价值而言，——是表現于貨幣的交換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結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1865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3—394頁）

他們的工資當然不能高于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不能多于這個價值，但它可能少于這個價值，並且是在極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這個價值。他們的工資要受生產產品價值所限制，但是他們生產產品的價值却絲毫不受工資所限制。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8頁）

……平等工資的要求是一種基於錯誤想法的要求，是什麼時候也不能實現的一種妄想。這種要求乃是承認前提而企圖避開結論的那種虛妄和膚淺急進主義思想的產物。在僱傭勞動制的基础上，勞動力的價值是如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一樣來確定的，既然各種不同的勞動力具有不同的價值，即它們的生產需要有不同的勞動量，所以在勞動市場上，它們也就應當按不同的價格獲得報酬。在僱傭勞動制基礎上要求平等的工資或僅僅是公平的工資，就猶如在奴隸制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你們認定什麼東西是公道和公平的東西，但這卻與問題毫不相干。問題在於什麼東西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下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見，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5頁）

……勞動的價值無非是由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價值來測量的勞動力價值。但是，因為工人領得工資是在勞動完畢以後，並且因為工人知道他實際上正是把自己的勞動讓給資本家，所以他就不免以為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就是自

己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如果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等于体现有六小时劳动的三先令，而他又是每日工作十二小时，那末他就必然要把这三个先令看成是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则这十二小时的劳动是体现在六先令的价值中。由此就得出两个結論：

第一，虽然严格說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个无意义的名詞，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在外表上却正是显得好象是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

第二，虽然工人每一日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償的劳动，而另一部分是无償的劳动；虽然正就是这一无償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剩余价值或利潤的产生基础，但是表面上看来，仿佛全部的劳动都是有償的劳动。

这种虚伪的外表，就是雇佣劳动和劳动的其他历史的形态不同之处。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償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償的劳动；反之，奴隶的一部分有償的劳动，也好像是无償的劳动。奴隶为要工作，自然必須生活，而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得用来抵偿他自己維持生活的价值；但是，既然奴隶和奴隶主之間沒有訂立任何交易合同，既然双方又沒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奴隶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无报酬的。

（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1865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7—408頁）

商品的价值是由該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总量来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是体现于已用工資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中，另一部分則体现于沒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中。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償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償劳动。所以，資